

像一条跳到岸上的鱼，在交通壕猫腰小碎步跑着的柳继红，很突兀地出现在下午的5号阵地上。

在上甘岭，5号阵地仿佛一张手掌的第五个指头，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却也不可或缺。所以一直由连长带着一个加强排固守于此。

她的到来，让阵地仅有的五名战士眼睛一亮，随即，脸部洒上一层阴影。朱耀华说：“你不该来这里。”

小石头说：“柳姐，连长、排长、班长都牺牲了，朱耀华代理班长。”

柳继红对五人逐个敬了军礼，说：“奉政治部的命令，我来给大家唱歌，慰问大家。”

五名战士却沉默了。纸卷的早烟与氤氲的硝烟搅和在一起，热辣刺激鼻孔。她有打喷嚏的念头，但强行抑制没打出来。

终于，朱耀华吐掉纸烟屁股，说：“我们两天没吃东西了，哪有心情听你唱歌？”

这时，天空有飞机抵临的声音。朱耀华喊：“敌机！快，进坑道！”一群“黑寡妇”“鬼怪式”像污浊的乌鸦，振动着阴森的翅膀，盘旋在高地上空，扔下一颗颗炸弹。敌机飞走，美军的大口径火炮响起来。炮弹呼啸，在阵地卷起石头、泥土的热浪。炮击过后，敌机再次来袭，低空扔下汽油弹、燃烧弹。

烈火熊熊，岩石都烧红了。她骂骂，丧心病狂的美国鬼子！小石头回应道：“鬼子一直这样，阵地被炸掉半米厚了！”

朱耀华命令：“敌人进攻啦，进入阵地！”

小小说

苦菜花

■刘沈

她说：“你们还没有吃东西，我这里有炒面。”她卸下肩上的干粮袋，递过去。

小石头动情地说：“柳姐，你的炒面是及时雨啊。”五名战士每人抓起一把炒面塞进嘴里，鱼贯冲出坑道。

她请战：“班长，我也要上去？”朱耀华却说：“你守在坑道，防止敌人偷袭。而且，一旦阵地需要，你可以在洞口传递弹药。”

小石头朗笑：“柳姐，不用担心我们，这是鬼子的惯用把戏。他们每天日落前都要来一波疯狂的轰炸和冲锋。”

夕晖拉长了五名战友的身影，俨然移动着一座座大山。

翌日，第一缕霞光穿过洞口与柳继红不期而遇。她蓦地醒来，诧异地想，居然枕着交战的炮火沉睡一夜！阵地咋样了？战友咋样了？她急忙窜上阵地。还好，阵地还在，战友安好。除朱耀华躲在一块岩石后放哨，其余的人都在抱着枪熟睡。

仿佛听到了鼾声的鼾声，她不想惊扰他们，悄悄退下来。

该给战友们做点什么？她想。

她来到阵地后一处山坡。放眼望去，暮秋的山坡上燃烧着倔强的生命。在被炸毁的山毛榉、金达莱旁，蒲公英花、苦菜花金灿灿地怒放着。尤其

苦菜花，在高高的茎干上一簇簇盛开，甚是婀娜，耀眼。而那些没有开花的蒲公英、苦菜、苦麻子，仍绿得浓郁，漫山遍野。

她要用野菜给鏖战的战友包饺子。炊事员牺牲了，战友们要坚守阵地，坑道的面粉有些发潮。

很快，她跑上阵地，送上一盒盒热气腾腾的饺子。

“哎呀，饺子！”小石头掀开饭盒，抓起一个饺子就吞下去。立刻，惊喜地说：“野菜馅儿的呀！这是我今生吃到的最香的饺子！”

那些战友也七嘴八舌说道：“真香，没想到能在阵地吃上这么香的饺子！以前在家，我从不吃苦菜，它忒苦了，今天，咋这么香呢？”柳继红簌簌流下了热泪。坑道里，除仅有一点面粉和盐面，什么都没有，她是勉为其难包下的饺子。她说，打完仗，一定请战友们吃一顿真正意义的饺子。

小石头吃得快，将空饭盒交给她。她问：“你为什么叫小石头呢？”战友七嘴八舌告之，他今年才十四岁。为来朝鲜参战，他在兜里装了两块石头才通过体检。因此，大家都叫他小石头。

敌机又来了，炮击又开始了。战友恋恋不舍地放下剩余的饺子，纷纷说：“谢谢这么好吃的饺子！你快回坑道！”他们聆

着枪，循战壕冲上前沿。

枪炮声、厮杀声骤然响起。她紧张地守在洞口，帮战友传递弹药。

傍晚，可怕的沉寂之后，浑身是血的小石头摇摇晃晃跑下来，说：“班长他们都牺牲了，快，请求炮火支援，请求部队增援！”他迅疾向高地扑去。行前，回头说：“柳姐，再见！”

打过电话，她抓起一支枪，冲向阵地。眼瞅着，小石头抱起三颗手雷，扑进敌群。

一声巨响，山河欲裂。

一葬前，她说：“战友们，我为你们唱一首歌吧。”她唱道：“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她唱不下去了，嚎啕大哭。

五座坟茔，在山坡静静端坐。柳继红端着五盘苦菜馅饺子，一一摆放好，一一深深鞠躬。

翌年深秋，要回国了。行前，柳继红走上山坡与战友诀别。她惊讶地看到，五座坟茔，开满了苦菜花，像一个金灿灿的花山。

我读小学时，豁子梁的后漫甸除了几块不受欢迎的黄土板儿“牲口嘴儿”地外，就是长着稀疏青草和一堆山花椒的荒草地。后来乡里号召栽树，蒙古营子自己的地盘儿当然得靠自己营子人栽树。

栽树的头一年就要把树坑挖好。那时，挖树坑既讲求数量，还要讲究质量，树坑与树坑之间要测距离，树趟儿与树趟儿之间也要打水平线。挖的时候更仔细，四壁光滑，直垂到底。为此，乡政府的验收人员，特意做个十字型的秧子，往里一扔，秧子轻松落入坑底，就说明树坑挖得标准，验收肯定合格。而如果秧子放不进去或卡在坑壁，就证明挖得不符合标准，就要返工。人们总是苦着脸挨个儿钱，逐一修理，直到验收合格，人们才能饿着肚子收工回家。树坑挖好后，远远望去，横看是花趟儿，竖看也是花趟儿，那场景看起来壮观又抢眼。

我不知道后来栽了多大的树苗，也不知道如今那里树的长势，只听家乡人说，那里不再像我上小学时山风呼啸，暴雨倾盆时也不再沟壑纵横。后来，我渐渐明白挖那么大的树坑不是为了栽大树，而是为了涵养水源。

村子的树村民栽，自家的树自己栽。退耕还林前，蒙古营子的架子山至西沟脑是生产队时的老地块儿，前梁是公共放牧场。退耕后，耕地和部分放牧场都栽上了树，而且都是按家庭划分栽种管理。乡里提供树苗，不看栽得快慢，只看树苗的成活率，按成活率给退耕还林补贴。这样，家乡人栽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春耕时节，家家户户白天农忙，早出晚归栽树。下雨阴天是栽树的好时机，树苗成活率提高了一大截儿。无需像生产队时队长满营子一遍遍喊：“栽树了哎……”，大家自觉担水栽苗，甚至还会比一下谁起得早，谁栽得多。

如今，那高高的落叶松长得站在树下看不到树尖儿。偶尔，缺少烧柴的村民，还能到松林里砍点松树枝烧炕做饭。

哥哥毕业时，家乡人开玩笑说：“回来工作吧，地不亲，人亲。”哥哥说：“前山后石硷的，没啥奔头儿。”

而今，家乡绿遍山野，没有了修路时风餐露宿的艰辛，也没有了名目繁多的勤务工的烦扰，家乡修通了柏油路，农人们正享受的是悠闲的绿色生活。

绿村村边绕，空气更清新。乡情难舍，哥哥花大价钱把父母的老屋修缮一新，我们始终觉得家乡的热土最牵系人心。

散文

消失的勤务工

■张玉丽

前几天，和哥哥聊起我的家乡——蒙古营子前梁的公路，哥哥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家乡具体是哪一年通的班车。他说，只记得在林东上班后，有一年回来坐的是克旗通新开地的班车。

家乡的公路都是靠家乡人自己维修，每年至少修一次，不下雨还好，一下大雨发洪水道路就会被冲毁。为了保障道路畅通，农民此时就有了临时的修路任务。每家每户至少选派一个劳动力外出修路。于是青壮年男子就得赶上车马，拿上干粮，带好修路的器具，备上防雨的塑料布，到遥远的地方去修路。外出修路都是野外吃住，少则两三天，多则七八天，他们喝凉水、吃凉饭，住在露天的木板车上，干粮有时候吃得都馊了，凉开水喝完了就到河套去灌凉水，直到把道路修通，才能乐颠颠地赶着车马回家。由于在外读书，我没怎么参与修路，树坑倒是挖了好多次，树也栽过。

那时，每家都摊派勤务工。挖坑、栽树、砸坝埂、修路，凭人口、凭土地摊派的任务总也干不完，人们常常被勤务工压得抱怨连连。

挖树坑是按人口分的，一口人分几十个树坑。隶属于新开地乡的沟门后梁、山嘴儿、台子那些地方都曾有过我们营子人挥汗如雨的会战场面。

我家人口多，顶磕儿的劳动力少，所以一到号召挖树坑时，二姐和母亲就顶一个劳动力，跟着大家一起去挖树坑。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队长领着大家，背着干粮和水，扛着铁锹，清晨老早出发，徒步到二十里远的沟门去挖树坑。锨把上挑着干粮兜子的男子、扎头巾子的女子，排成一排，走在乡间山野的小路上，定格成如今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珍贵画面。

到远处挖树坑时，会有带的干粮或者水少的时候，为了把树坑挖完，大家饿得两脚发软，渴得嗓子冒烟儿，往往去的时候斗志昂扬，回来的时候步履蹒跚。回来后，好几天腰酸背痛不说，脚底板子疼得好几天不敢实地走路。而如果分的树坑多，去一两次都挖不完，得跑三四趟才能完成任务。如今，沟门后梁密林如织，落叶松直插云霄，护卫了一方水土。

我读小学时，豁子梁的后漫甸除了几块不受欢迎的黄土板儿“牲口嘴儿”地外，就是长着稀疏青草和一堆山花椒的荒草地。后来乡里号召栽树，蒙古营子自己的地盘儿当然得靠自己营子人栽树。

栽树的头一年就要把树坑挖好。那时，挖树坑既讲求数量，还要讲究质量，树坑与树坑之间要测距离，树趟儿与树趟儿之间也要打水平线。挖的时候更仔细，四壁光滑，直垂到底。为此，乡政府的验收人员，特意做个十字型的秧子，往里一扔，秧子轻松落入坑底，就说明树坑挖得标准，验收肯定合格。而如果秧子放不进去或卡在坑壁，就证明挖得不符合标准，就要返工。人们总是苦着脸挨个儿钱，逐一修理，直到验收合格，人们才能饿着肚子收工回家。树坑挖好后，远远望去，横看是花趟儿，竖看也是花趟儿，那场景看起来壮观又抢眼。

我不知道后来栽了多大的树苗，也不知道如今那里树的长势，只听家乡人说，那里不再像我上小学时山风呼啸，暴雨倾盆时也不再沟壑纵横。后来，我渐渐明白挖那么大的树坑不是为了栽大树，而是为了涵养水源。

村子的树村民栽，自家的树自己栽。退耕还林前，蒙古营子的架子山至西沟脑是生产队时的老地块儿，前梁是公共放牧场。退耕后，耕地和部分放牧场都栽上了树，而且都是按家庭划分栽种管理。乡里提供树苗，不看栽得快慢，只看树苗的成活率，按成活率给退耕还林补贴。这样，家乡人栽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春耕时节，家家户户白天农忙，早出晚归栽树。下雨阴天是栽树的好时机，树苗成活率提高了一大截儿。无需像生产队时队长满营子一遍遍喊：“栽树了哎……”，大家自觉担水栽苗，甚至还会比一下谁起得早，谁栽得多。

如今，那高高的落叶松长得站在树下看不到树尖儿。偶尔，缺少烧柴的村民，还能到松林里砍点松树枝烧炕做饭。

哥哥毕业时，家乡人开玩笑说：“回来工作吧，地不亲，人亲。”哥哥说：“前山后石硷的，没啥奔头儿。”

而今，家乡绿遍山野，没有了修路时风餐露宿的艰辛，也没有了名目繁多的勤务工的烦扰，家乡修通了柏油路，农人们正享受的是悠闲的绿色生活。

绿村村边绕，空气更清新。乡情难舍，哥哥花大价钱把父母的老屋修缮一新，我们始终觉得家乡的热土最牵系人心。

在噶松山顶

■白磊

胸怀一千一百九十四平方公里
海拔一千五百六十一米
在噶松山顶
目之所及
满眼的绿意
随视野延伸
那一刻起
心便跟着一起翱翔
直到遇见那片
如絮如黛的沙地
花儿在脚边摇曳绽放
火山岩散发着山花椒的气息
金风从马蹄形的缺口徐徐吹来
于是在你的脸上
就已下了如这草原一般的
旷达辽远
远远的还有达里诺尔
像弦月倒映在绿海
也比做如烟的飘带
牵挽着贤柔的姊妹
蝶舞翩跹
擦身而过的是金界壕
那一个个冒突的垛口
割裂了两个王朝
却粘连成大地的缝合线
古老的曼陀山
模糊了锈迹斑斑的容颜
砬子山成了绿毯上的几案
在山的另一面
有锡林郭勒的麦田
休耕的深黑
轮作的青黄
都在狭长的线条里纵情地铺展
(注：1194平方公里为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561米为噶松山海拔高度)



秋草渐黄 摄影 常永发

散文诗

秋菊

■张巨文

泊于茫茫人海
最偏远的岸边
月下 遥望南山
那一帶黝黑的豆田
千五百年后
你荷锄而归的影子
被长草牵忆成
焦黄的瘦脸
夜露依稀着你
双眼欲滴的难堪

那个时候
我必是你东篱下
寂寞的秋菊
不着微尘 只为着待你
用不眠的心和粗手
来抚慰我
孤傲的寒隼

我是你篱下的秋菊
依在你的茅舍
挡不住的秋寒里 看着你
如豆的烛火
听着你
长歌当哭的诗句
闻着你的酒香
和你一同醉卧在
去往桃源的梦境里

这是我追寻一滴雨的走向，在于这遍地的庄稼，在于这金色的阳光，在于这些庄稼是否得到了雨的滋润，是否在立秋时节正在灌浆。

把秋光揣在怀里，从睡梦中跃起，去找一把镰刀，沿着老牛走过的山路，再次喊醒一架犁杖。

有些庄稼一夜就红了，有些庄稼还是那样愣青，我的脚步停在高高的山岗。我问白云，白云静默不语；我问飞鸟，飞鸟亮开翅膀；我问树叶，树叶在秋风里摇曳，纷纷扬扬。

葵花低下头，正在耳语临近的高粱。玉米袒露出情怀，鼓鼓胀胀。谷子在一片沙沙的秋风里，穗子摇摇晃晃。早稻早就入了粮仓，晚稻还在水畦里，和着蛙鸣，稻花芬芳。

一茬茬庄稼，一次次轮回了我的想象，一次次更新了我的向往。感谢那把镰刀，尽管已经生锈，但它帮助我收获了春种秋收、稼穡劳作的思想。

透过蜘蛛尘封的往事，在一垄又一垄的庄稼地，我在深情地眺望。八千里地云和月，在一片片金色的风景里，我正跋涉的足迹，深深地刻在诗和远方。

在一阵阵吆喝声里，牛哞羊咩，我正走进炊烟袅袅的村庄。我仔细地打量一个个曾经抹过黄土泥的粮仓，再次用沙哑的喉咙把二十四节气歌唱响。

再沿着爹娘走过的山路，把那顶风吹雨淋的草帽，放在用土坯搭成的祭坛上。立秋，天高地迥，唯有看家狗守着孤独的时光。

蜻蜓点水，圈点着烈日骄阳。鹧鸪啼鸣，渐行渐远。

那棵紫薇，绽放着秋日的欢心与美丽，以隐隐的情思，羞答答地摇曳，花容娇艳。

秋荷美艳，缕缕秋风，有莲花相伴。打听一个老村子，推开一间旧屋子，在门口，咳嗽声里都带着熟悉不过的方言。

那一孔孔被时光雕刻出的脸，那一个个被亲情叫熟的乳名，都在一条古老的街巷，一一浮现。

像那些农村的老婆婆，如今已经作古，走进了相框。

不识字的老婆呀，请悄悄的告诉我，我曾经自言自语的叙说，是否是在怀念家乡，是否是在秋风乍起的时候，把寸草都结籽的情结，都融入了思乡的情肠。

告诉我，立秋，有多少妙语都被颗颗果实吸纳，有多少汗水都被喜悦收藏。

披衣而坐，秋风进门，正在询问我的冷暖，正在告诉我今年的收成与明年的畅想。

泉水叮咚，秋水流淌。月明星稀，柳影婆娑，禅鸣的夜色里，笛声悠扬。

山风推开门窗，催眠的民谣，早就演绎成了

手机里的抖音，以及视频影像。鸡鸣司晨，稻香飘荡，推我醒来的是一束灿烂的阳光。

一片叶子，一丝秋凉，还在鼓噪的蛙鸣，还在鸣唱秋蝉，一起把秋天的风景写在一片叶子上。

对比智者，三伏熏蒸四大愁，岁华过半休惆怅。也忘暑中，只把生死独思量。

绿意将褪，草木将黄。且对西风，斟酌自然，慢慢品尝。

在唐诗宋词里，找出一杯花茶的秋意，在偷得浮生闲适里，也感知三春不如一秋忙的紧张。

在《沁园春·长沙》里漫步，才知道伟人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才知道橘子洲头的苍茫。

看千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是这样的寥廓，这样的江山，文字竟是如此的激荡。

逢秋悲寂寥，与秋日胜春朝，不过是自我的感伤。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实是跨越自我、豪情壮美的主张。

色彩瑰丽，秋日美景，视觉冲击之开阔，之自由，之绚烂，之壮丽，一颗平常心，从容看世界，行走天地间，那些秘语，在天地间轻轻浮荡。

别写那些意万重的家书，把城里的秋风请到家，把酒对饮，把那些匆匆说不尽的话，让秋风捎给家乡，告诉给亲人，城里汽车楼房，现代时尚，一切安康，万户吉祥。

别再开封写好的信件，让春去秋来，岁月如

流的问候，融入游子的漂泊，再续茅屋三椽，老梅一树，高枝啼鸟，小河摸鱼，上树爬墙。

物是人非，落寞的不仅仅是时光，还有些感伤，些许遗憾，些许惆怅。

或许是小扇流萤，或许是天阶夜色凉，就卧看牵牛与织女吧，在秋夜，守护着银烛秋光。

一切静好。萧瑟秋夜里，不再呢喃，不再孤独地凝视星空迷茫的远方。

立秋正好，正好疗伤。轻寒可人。萧瑟秋凉。

尽管秋风飒飒，秋雨萧萧，荷叶隐小钱，风吹过，绿叶转黄。落寞处，隐匿着春天绽放的希望。

葡萄样串成的深情，是秋天里我们彼此相依相伴的守望。

牵马柳荫下，独自站堤上。委屈，忧伤，遗憾，畅想，落叶，这些都是轮回，都是寻常。

立秋，暑气已去，秋风浩荡。那句老话却要记在心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收回疯长，暂停膨胀，让平常心在渐渐清凉的岁月里安享。

用简单复原事情原本的模样，畅饮秋叶上的残露，清欢一场。恰好遇到，握别夏日，时间已经结满秋霜。说这些还有些早，立秋了，我的情思正在灌浆。